

貴

州

雜

憶

楊

森

中外雜誌先後刊載劉健羣先生和谷夫人陳瑾女士的大作，講了不少貴州掌故，拜讀之後，不禁引起我任貴州主席時期許多往事的回憶。特草此文，交中外雜誌發表，以就教於讀者諸君。

忽奉電召回渝述職

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，我正在黔桂前線領軍抗戰，某日忽奉國府主席令，總統蔣公的電報，要我到陪都重慶述職。奉到電令，立即搭乘軍機飛渝，到重慶先到渝舍家中小憩，太太和子女們見我自天而降，萬分高興，但是一看我的軍裝和神情，却又一個個掩口葫蘆。

臘月嚴冬，我穿的是棉軍服，由於無法換洗，外觀襤褸不說，汗氣還薰出了蟲子。在最新前線浴血苦戰七八年，回到陪都重慶，我這才恍然重慶已非昔比，儘管滿街貼着：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大幅標語，然而，急鼓繁絃，笙歌不絕，重慶街頭，不但洋烟洋酒滿天飛，而且市民們看膩了話劇，如今更蓬拆蓬拆的跳起舞來了。

我是軍人，種種畸形現象跟我並無關係，只是家中各人紛紛的提醒我：你總不能就穿身上的那套衣服去見 蔣先生。

忙亂中，我向朋友借了一套中山裝，穿在身上嫌大了些，我就穿這套衣服趕往主席官邸晉謁蔣先生，我頭一句話就很感不安的說：

「實在是因為來不及做衣服了，所以才借這麼一套不合身的中山裝來見主席。」

借穿衣服有何關係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？」蔣先生和藹的笑笑，望望我的臉色，十分關切的補充一句：「你一直都在前線，這些年很辛苦了。」

蔣先生嘉勉我，認為我七年來在外苦戰，頗著功績。他又向我分析當前的局勢，他指示我說：「自從日本軍閥冒險南進，激起了全世界愛好自由和平盟國敵愾同仇的決心，大家都知道除非根除日本帝國主義，世界永無和平。因此，目前太平洋戰爭進展順利，菲律賓和臺灣，指日即可光復，在中國戰區，貴州尤將成為盟國反攻基地

。美國部隊現已開到貴陽，架電線，接油管，國際情勢對我們只有一天天更趨有利，因此，在貴州方面，我必須將貴州交給最忠誠可靠的人，這就是我要把你從最前線召回來的最大原因。」

貴州糧食不夠吃

從主席官邸告辭出來，我又去晉謁軍政部長何應欽先生，何先生是貴州人，他對當地情形相當熟悉，因此我一見面就問他：

「不曉得貴州的糧食够不够？」
何先生笑了，他說他早已注意到這個問題，而且也有了通盤的打算，他告訴我：

「貴州所需要的就是糧食，將來的糧食運輸最好以遵義為轉運中心，由敘永、威寧、畢節可運送，綦江、桐梓、遵義可運送。」

作者簡介：楊森先生四川廣安人，現任中華全國體協理事長，本刊社務委員會主任委員。

我懂得何先生的意思，他是在向我說明貴州的糧食不夠，要靠四川補充。

我又想起了滯留在貴州的那十多萬難民，天寒地凍，無衣無食，事實上又缺乏交通工具，絕沒有把他們全部運到四川的可能。湖南和廣西一天不克服，這許多難民就成了貴州的沉重負擔，「撫輯流亡」，自古便是要政之一，我決不能推卸這個擔子。我向何先生報告湘桂黔一路難民處境的艱困，假如政府不加援手，我相信他們一半的人，撐不過這個異鄉流浪的冬天。

何先生說：中央已經密切的在注意這一個問題，中央黨部海外部長張道藩，不日就要動身到貴州，就地處理難民事項。我聽了這個消息覺得很高興。何先生對於這十幾萬忠貞愛國的難民非常關懷，他再問我：「目前難民有什麼急需？」

代表難民要求三點

於是我代表他們要求三點，一是醫藥，二是錢，我知道黔南各地，到處都有受傷患病的難民，在那裏輾轉呻吟的苦待救助，我們不能讓他們由於缺乏醫藥而喪生。錢呢，最低限度要拿點錢出來給他們製備冬衣，時近臘月，天氣越來越冷，而大部份的難民都不會帶得有厚衣服，至今仍然流浪各地瑟瑟發抖，再不做些冬衣送過去，那就不曉得一天要凍死多少人。第三的一點是：貴州地方本來就窮，如今還在戰火之中，民間當然騰不出大量的房屋供幾十萬難民居住，所以難民只好住在學校裏和廟子裏，廟子裏沒有關係，學校住滿人就無法開課，我估計中央和貴州都不可能去給難民造房子，因此我建議在難民住處不會

解決以前，若干學校只有無限期的停課。何先生連連點頭，我的話一說完，他便毫不遲疑的答覆：一切照辦。

回家，提起我的新任命，大家歡天喜地，因為我在外征戰八年，跟家裏的人實在分別得太久、太遠，如今貴州省政府所在地的貴陽，跟重慶距離很近，除了在學校讀書的孩子，家人都可以不時來往。

我的太太們跟我開玩笑，她們說：這下又當了省主席，總不好意思再穿養蠶子的棉軍裝了吧。不錯，這倒提醒了我一件事，我派人去找了裁縫來，給我縫兩套黑色的中山裝。

考慮廳處的人選問題

然後考慮到省政府各廳處的人選問題，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比較單純，因為我並沒有什麼必須安插的親戚朋友或幹部，我決定蕭規曹隨，向我的前任吳鼎昌先生借用他的所有人員，人事更動得少，政治比較可以安定。不過爲了辦事便利，我請多年相從，曾經擔任我駐京代表的李寰，出任省府秘書長，此外，我又請王寵惠先生，給我推薦了一位學驗俱優，辦事能力很强的謝耿民先生擔任財政廳長，其他各級人員，一概照舊。

走馬上任，其實是又回貴州，汽車開到砂子哨，再卅公里就是貴陽城了，我看見前面有裝甲車排列成行，還有維持秩序的武裝警察，荷槍實彈，如臨大敵，我還以爲他們是在舉行演習。等到各級官員上來迎接，他們告訴我，這些警察和裝甲車，也是來歡迎我的。

奇怪！歡迎我，爲什麼又要槍兵，又派裝甲

車？於是他們報告我說：貴州土匪太多，唯恐發生意外，因此才派裝甲車來迎護。

政見第一條做土匪

我的內心不禁十分感慨，砂子哨是貴陽市的大門，大批官員在貴陽市大門口，歡迎我這個省主席，居然要派裝甲車保護，可見得貴州的土匪實在太猖獗了，我當時即在暗中下了決定，我一下車，必定先把貴州的匪患完全肅清，剿土匪，我已有三十多年的經驗，在我管轄的地區裏，決不許有任何匪患發生。這是我主黔的「政見」第一條。

前任主席吳鼎昌先生，他當省主席，採取無爲而治的黃老之學，他的公館在花溪，亦即貴筑，那一帶是貴州風景最好的地方，吳主席在那邊詩酒留連，頗有一些題詠。我到貴陽之初，借住衛生局，吳主席和我辦移交的時候，承他送了我兩本詩集。

第一天上辦公，我特地挨到九點多鐘才到辦公室，因爲我怕去得太早，若有人遲到，未免難堪。誰知我一走進省政府，但見冷冷清清，空空洞洞，門窗全部關得緊緊，到處桌椅凌亂，四下垃圾亂堆，走到院子裏，廁所臭氣就薰得人頭昏。

我走進主席室，稍爲收拾了一下，坐在辦公桌前，靜靜等待頭一個來上班的人。

十點鐘，來了一位工友，一看見我端端的坐着，心裏猜到我是誰了，他跑過來向我一鞠躬。

我問他：

「怎麼沒有人來上班呢？」

遲不上班豈有此理

「還早嘛，」他直率的說：「通常上辦公的時間是下午一點鐘。」

「下午一點鐘？」真正豈有此理，我閑坐無聊，於是站起來，隨便走走，就便巡視省政府各處的環境。

工友跟在我身後，走了一陣，他很訝異的問我：

「主席，你要尋找什麼？」

「我要看看各處的辦公室。」

「有什麼可看的嘛？」他很不耐煩的說：「吳主席就從來不到這些地方來看的。」

我笑笑，心想，這位工友倒也蠻率直可愛，我喜歡這種人，說話全無機心。

指着一堆堆發臭了的垃圾，我問：

「垃圾都堆得這麼高了，這未免太髒了吧。你們平時做事不用心，也不怕吳主席處罰。」

「吳主席才不管這些小事情呢，」他聳了聳肩膀：「垃圾清不出去，那是因為省政府太窮，沒有錢。」

一直等到下午，才有零零落落的職員來上班，看見我早到，並不覺得有什麼難乎為情，我吩咐秘書處的人，通告省府全體員工，明天早晨八點鐘開會。看他一聽八點鐘就一怔，我微笑着說：

「那麼就改成十點鐘吧。」

第二天上午準十點，又是本主席一人在坐候「大駕光臨」，到了十二點鐘了，和昨天一樣，同仁三五成羣的在來，小小會議廳，人還沒有坐

滿前幾排，我不願再等，簡單說了幾句話，大意是我這次奉命接掌省政，是中央爲了配合軍事方面的要求，但願能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，一方面應付軍事，一方面也做些興利除弊，開發和建設方面的工作，藉以解決民生問題。

下午再上班，冷清寂寞如故，想起早晨十點鐘騎馬在街上，家家商戶還在關門睡覺，大敵當前，貴陽人的「這種習慣」非得整頓一下不可，於是我下一張條子，規定省政府人員，每天上午九時一律到府辦公。

結果是反應冷淡，同仁們根本置之不理，照樣每天下午一兩點鐘來，應付應付公事，又忙着開溜。

我又下令，恢復每星期一早晨舉行的紀念週，同仁依然不加理會。一個月之內，我聽任大家懶沓沓的，不守時間不起勁。一月期滿，我板下臉來澈底整頓，處罰了幾位同仁，又訂定了嚴厲的罰則，情勢立刻扭轉，臭垃圾不見了，廁所裏外洒了石灰，最重要的是同仁從此和我一樣，每天下午按時到公。貴州省政府裏，開始顯露了蓬勃的朝氣。

到任不久，就在裝甲車歡迎我的砂子哨，發生了搶劫案，我心想來得正好，我正要在這上面做題目，來作嚴厲的處置。

親自下鄉辦案

我一改常例，本主席親自下鄉辦匪，那時候，我的特務營還帶在身邊，我派一位連長，先帶一排人到出事地點，自己處理了一批緊急公務，再乘汽車趕了去。

走到半路，湊巧遇上被搶的兩輛汽車，我下車來親自問話，據被搶的人說：「劫匪一定是本地人，因為他們親眼看見劫案發生時有女人在旁邊看熱鬧，同時還有一些小孩子，爲了爭奪贓物而大打其架。」

我說好的，我現在就去替你們辦土匪，你們不妨先到貴陽，休息一兩天，我負責把這個案子辦清楚。

趕到砂子哨，我的一名排長，客客氣氣的問當地鄉長的話，我走過去問他，問出什麼結果來沒有？排長向我苦笑，搖搖頭。

我把臉一沉，大聲的喝問：「匪是那裏來的？」

「不……不知道呀！」鄉長裝出很駭怕的樣子，但是我一看，就知道他並不真的怕我，這個人，相當的好滑。

「我知道，」我堅定的說：「匪是你們本地人。」

「絕對不是，」他一口推得乾乾淨淨：「假如是本地人，你說我會不知道嗎？」他咬緊牙關不承認，我只好採取斷然措施，下令封鎖附近村落所有的交通，禁止行人往來，然後，我親自帶隊，挨家挨戶，翻箱倒櫃的搜

。全村子都快搜完了，尚未搜到贓物？我正在心裏發急，忽然聽到一聲歡呼：

「找到了，在這裏！」

賊贓俱在，鐵案如山

我大喜過望，帶人前去，低頭一看，一位戰

士，正從一個骯髒醜陋，奇臭無比的豬圈底下伸出頭來，向我露齒而笑。真是難爲了他，大概他是怕我搜不出贓，省主席的面子不好看。於是急着了急，上天入地的窮搜，不曉得怎麼給他搜到豬圈下面去了，豬圈下面有機關，一塊活動大板，就是秘密地窖的入口。

幾個戰士跟下去，將那匪藏匿的箱子搬出來，賊匪俱在，鐵案如山，鄉長望我手上的槍，臉色一變而爲慘白，身體也在索索的發抖。

「把他捆起來！」
我一聲叱喝，在我左右的兩名上士，上前一步，一人抄起他一支手槍。

「楊主席開恩！饒我這一次！」
以後我要做牛做馬，服侍楊主席！」

我板着脸，一語不發。
上士們繩子都是準備好了的，兩個人用最快的動作，幾下子就把那個「鄉長」縛了起來。

這奸滑的「鄉長」確實是個行家，他一看細綁的樣式不同，就知道我要槍斃他，死生俄頃，他吓得聲音都變了。

「楊主席，總司令呀，你做好事，公侯萬代。你饒了我的性命，並不是我膽敢搶劫，實在是這個地方的人太驕悍了，我說如今楊總司令到了，你們就不能再搶，但是他們不肯聽我的招呼，請求總司令，饒我這回，饒我這回！」

殺一做百匪首援命

我四下一望，跑來看風色，聽消息的匪民還真不少，爲了殺一做百，表示我根絕匪患的決心。我下令衛士，立即將此匪首就地槍斃。

四週圍的人，再也沒有想到我對匪首的處決如此之迅速。匪首哀求饒命的呼喊還在耳邊繚繞，但他瞬即變成一具死屍。

「我是軍人，」我大聲的告誡在場的人們說：「殺壞人是家常便飯，你們膽敢以身試法，攔路打劫，騷擾行旅，我請你們先把頭交給我！不相信，這地上躺着一個就是榜樣！」

那一些人還在呆若木鷄，我給我的衛士下個暗號，一個人抓牢一個，立即抓住了在場的二十八個匪民。

「把槍繳出來！」我頓足怒吼：「不繳槍，就一個個的槍斃！」

這些土匪見到我嚴肅的神情和堅決的表示，一個個忙不迭的回家去拿槍，轉眼間，繳出來了十八條各式各樣的槍支。

既不能把全村的人一律槍斃，但是祇殺「匪首鄉長一名」，案子還是不能了結。於是我在當場被捕的匪徒之中，挑了十八個面貌凶惡，桀傲不馴的押回貴陽，交給警備司令部審訊問罪。

貴州全省治安，照理應該由警備副總司令實際負責任。我這次辦了砂子哨的匪案，人贓俱獲，有聲有色，副總司令某人却認爲我越俎，相當不滿，到處發牢騷。

「什麼事都由省主席自己包辦，那還要我們這些僚屬做什麼？」

我伴爲沒有聽見，事後不久，適巧又有一個販賣鴉片煙的，私自將槍械售與土匪，被我查到了；訊明屬實，我基於殺雞儆猴的想法，將他就地槍決。這一來，又引起了某人滿腹牢騷，他逢人就說：

「省主席辦案，動不動就是槍斃，他這樣幹法，我們貴州人受不了！」我聽了，依然置若罔聞。

陰曆年又發生搶案

陰曆年初二，黔西南紫雲縣，舊稱歸化，又發生了搶案，我因爲某人牢騷很多，心想這一次應該讓他去施展鐵腕，於是我把他請來，告訴他劫案發生的經過，以及我所有的參考材料，最後我和顏悅色的告訴他：

「這一樁案子，請你親自帶人到紫雲去就地查辦？」

回答是一聲無可奈何的：「好嘛！」

「從貴陽到紫雲，有兩天的路程，」我善意的提醒他，又問：「你準備什麼時候動身？」

「隨便你，」他很瀟灑的說：「主席叫我什麼時候動身，我總遵時遵刻出發就是。」

我很高興，因爲他這兩句話說得很肯定，當時我便不假思索的說：

「那麼你今天就走，免得時間隔久，匪都跑了。」

「好嘛。」

他向我敬禮告別，我以爲他想要爭取表現，一定會當日火速啓程。誰知到了年初三，仍然就在團拜時看見了他，我很驚訝，特地跑過去問他：

「你怎麼還沒有出發呢？」

他看到我，略微有些窘澀，無可奈何的推搪着說：

「本來是想走的，就因爲找不到汽車嘛！我

想，我還是明天再動身吧。」

我很生氣，當下不假情面的點破了說：

「你不是有一部汽車嗎？」

「一部小車子怎麼够？」他兩手一攤：「我總得帶幾個兵呀？」

「那你可以去借。」

「我到是去借過了，但是別個不肯借。」

「那麼，」我斬釘截鐵的說：「我去替你借車子。」

代為借車催促動身

當時，輜汽第二團駐貴陽，我打電話給王士選，他立刻答應借兩部車，司機油料齊全。

借好了汽車，我派人去把某人找來，我劈頭一句就問他：

「這下，你該動身了吧？」

他無法再推托，悻悻然的轉身離去，滿臉都是不悅之色，一出我的辦公室，逢人便攔住嘆苦經：

「向來過年都要過到元宵節的嘛，還沒破五，楊主席就逼我去勸匪，他簡直是亂整一起！」

有人有車，開到安順，眼看座車即將轉入崎嶇險峻的山區，他又不想去了，於是又回貴陽，跑到我的辦公室，大摸大樣的質問我說：

「我在路上想想，我們動不動就由高級官員出動辦案，這不是辦法。就拿主席來說，是不是每次有案子發生，主席都可以去親自處理？」

一去一回，足足又被他就擱了兩三天，我氣忿已極，忍無可忍，當時就不講情面的對他說：

「你這些推搪之詞，對我大可不必，地方上出了事情，如果一定要層層轉報，請示處理，可

能時間一施，就是兩三個星期，那時候匪都跑出貴州去了，你還想到那裏去抓人？」

當時，我很激動，抓起電話耳機，叫總臺給我接到重慶，我要向主席 蔣公報告。電話當即接通，當着某人的面，我備述理由，我說我要撤某人的職。

全權處理斥退某人

主席在電話裏答覆我說：請你全權處理。

某人被斥退了，有一位人稱馬胖子的高級幕僚，心直口快，他很誠懇的勸告我說：

「你何必給自己添麻煩呢？聽說有關方面很相信某人的呵。」

「公事公辦，」我坦然的說：「我不怕這些。」

「從前的時候，」馬胖子提醒我說：「連吳鼎昌吳主席，都還要看某人的眼色行事的。」

我用旁的話題，把這件事岔開了去。

嚴禁販煙私藏槍支

我在貴州嚴厲禁煙，禁購、禁止老百姓有槍支，但是由於貴州是川土、雲土（鴉片煙土）的轉運站，土匪強盜的淵藪，煙毒槍支，無處無之，而且販賣鴉片煙的，必定和軍火走私有關，此風不禁，貴州永無寧日。因此，當我有一天抓到一個鴉片煙販，在他的身上搜出一柄手槍，我疾言厲色的問他。

「你的槍支，有沒有向官方辦過登記？」

不用說，既然是私槍，何曾登記之有？他被迫直供無諱，於是我又三板臉說：

「你販賣鴉片，私藏槍支，我今天斷乎不能饒過你，我非得把你重重的處罰不可！」

他一聽我要重重的處罰，心想我必定會把他綁赴刑場，執行槍決。他連忙央懇地方紳士來向我求情，說是只要我肯放他一條生路，他寧願罰一大筆錢。

我問：「他願意罰多少錢呢？」紳士們轉身回去問了他，他說：罰一兩千塊好不好？」

我嫌這筆買命錢太少，却又不便跟他討價還價，我忽生一計，告訴地方父老轉知他說：如果你知道必改，洗心革面，從此不販毒，不賣軍火，我也願意保全你這條性命，却是有一條法律明文不載的罰則，你自家出錢，把貴州省政府門前的那一條馬路，替我修平。

奸商出資修路贖命

貴州久有一句諺語，即所謂：「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尺平，人無三分銀」，首邑馬路，高低不平，確實不成體統，我早已有心先把省府面前的這一條路修好，如今借這奸商急於贖命的機會，我替他替我解決這個問題。當年後方還沒有生產水泥，遵照我的規格，用石頭一塊塊的鋪齊修整，工程浩大，所費不貲，那個贖命奸商算了算，至少也得數十萬元，不是他的能力所可勝任，往返折衝，後來我毅然決然的說：「好吧，就叫他拿十萬塊錢來，至於這條路，由省府負責興修。」

他捐出了十萬元，自此煙酒不沾唇，改頭換面，重新做好人。而省府收到他的十萬罰款，利用工兵，整修道路，一共化了不到八萬元，剩下的兩萬，用來勞軍，收到了極大的效果。從此以後，兵工很樂意為貴州省的建設出力。（待續）